中外文学关系

王安石诗歌在古代韩国的流播与经典化

崔雄权

摘要：王安石诗歌在古代韩国的流播与接受可分为高丽朝中后期的登陆期、朝鲜朝初期的兴盛期、朝鲜朝中期的沉潜期以及朝鲜朝后期的中兴期。古代韩国接受王安石诗歌，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慕仿到效仿再到创变，二是始于政治视阈又与文学视阈交融的理性认知与接受，三是契合韩民族的美学情感。王安石诗歌的读者受众经历了从士大夫到中人阶层再到民间的扩散，进而融入韩国古代诗歌文学的主流，以“梅花”“泊船瓜洲”“元日”为代表的经典诗歌在古代韩国至当代完成了经典化，彰显了王安石诗歌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为古代韩国汉文诗歌和国文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国学走向世界带来了启示。

关键词：王安石诗歌；仿作与再创作；人品与文品；古代韩国

Abstract: The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Wang Anshi’s poetry in ancient Korea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landing perio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Goryeo Dynasty, the flourishing period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the submerged period in the middle Joseon Dynasty, and the revitalization period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The acceptance of Wang Anshi’s poems in ancient Korea is from imitation to emulation to innovation; secondly, it is the rational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rooted in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and intertwined with the literary perspective; and thirdly, it is in line with the aesthetic sentiment of the Korean cultural identity. The readership of Wang Anshi’s poems has expanded from the scholar-officials to the middle class and eventually to the common folk, and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ncient Korean poetr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classic poems represented by “Plum Blossom”, “Mooring the Boat to Guazhou” and “Won-il” have completed the canonization from ancient Korea to the contemporary era, which has demonstrated the enduring artistic tension and strong vitality of Wang Anshi’s poems, injected fresh blood into the ancient Korean Han language and national poetry, and offered insights for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Wang Anshi’s Poetry; imitation and re-creation; moral character and literature merit; ancient korea

作者简介：崔雄权，文学博士，延边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朝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域外汉籍研究。电子邮箱：cuixq@ybu.edu.cn。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朝鲜 15

世纪官撰唐宋诗文选集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编号：22BWW025）的阶段性成果。

古代韩国对于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过程，始终伴随着“人品”“文品”之争，毁誉交加。高丽朝中后期，文人因为王安石的政治立场而对其已有“毁”评，而在程朱理学传入后的朝鲜朝前中期，对于王安石的“毁”评尤多。朝鲜朝后期实学派为救国图存转而赞扬王安石变法，对王安石诗歌的态度有所松动，王诗曾一度被古代韩国官方划入科举考试范畴，时至今日仍广为流传。“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动时，必然会牵扯到与始发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萨义德 138），王诗从古代中国流播至古代韩国亦然。至今国内外学界多从文献学视阈研究王安石诗歌，尚无人涉足王诗在古代韩国的流播和接受历程以及王诗的艺术张力等问题。本文首次梳理王安石诗歌在古代韩国的传播路径与进程，探究古代韩国文人接受王诗的特点，聚焦王诗在古代韩国的经典化生成，探讨古代韩国的民族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彰显以王诗为代表的“宋诗韵”的艺术魅力。

一、王安石诗歌在古代韩国的传播路径与进程

高丽朝时王安石的政名已被古代韩国文人熟识，《高丽史节要》记载金富仪曾以王安石答宋神宗之政言应对仁宗恭孝大王的边事之问。12世纪末，林椿《孔方传》中王安石形象仍是政治人物，李奎报在“答全履之论文书”中将王安石与黄庭坚、苏轼等巨匠并举，大赞其文学成就。王诗在古代韩国传播初期便有由政治而文学的特性，使“人品”“文品”之争贯穿日后对王安石的接受过程。

王安石诗歌在古代韩国的流播与接受经历了登陆、兴盛、沉潜、中兴四个阶段。高丽朝中后期是登陆期，文人儒士由政治视阈的个体接受发端，逐渐深入阅读并仿作。林惟正开韩国古代集句体直引王诗的先河，或如“和东州客舍留题”首句和“城楼感兴集句”末句等，频繁引用整句王诗，或如“赴”其二将“晚春”中“春残叶密花枝少”的“少”改为“小”等，对局部略做修改。[①] 李奎报“草堂与诸友生置酒取王荆公诗韵各赋之”用王诗韵且模仿王诗风创作七言绝句，可见高丽朝文人不仅熟读王诗，更能仿作。14世纪中后叶，田禄生购回的《古文真宝》收录王安石古体诗五首，[②] 此后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下，《古文真宝》被频繁刊印。徐居正《东人诗话》指出，李齐

① 参见褚大庆：“累句工律：再论林惟正集句诗创作源流及用韵”，《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4)：103-105。

② 参见熊礼汇：“《古文真宝》的编者、版本演变及其在韩国、日本的传播”，《人文论丛》2007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5、502页。

贤诗句“此物非他物，前身定后身”（陈澕 279）出自《传神自赞》。[①] 郑枢所作“集句送全罗宋按廉”“集句题李陶隐送别李清州”各引“送刘和父奉使江西”颔联第二句、“寄张先郎中”颔联第二句等，这说明王诗在高丽朝中后期文人间已有广泛传播、深入阅读的基础，然后才能被信手拈来地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然而，此时高丽朝文人的仿作主要以集句体和次韵诗为主，如郑枢“次韵定林院”等。

朝鲜朝初期，韩国古代的王安石接受步入兴盛期。王安石个人诗集传入并被多次刊印，古代韩国首部官撰王安石诗选集《半山精华》诞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王诗热”。成宗七年(1475)[②]，朝鲜朝官方发行了古代韩国最早的《瀛奎律髓》刊本，收录王安石五七言律诗，后又再刊。成宗十五年(1484)，朝鲜朝首次刊行古代韩国独立编纂的中国古诗选集《风骚轨范》45 卷木刻版，收录王诗 78 首。[③] 朝鲜朝前期翻刻诗文集频率居上位者便有王安石。从“读王荆公集题后”“秋夜读王荆公集”“书王荆公诗集赠子真”等诗题可知朝鲜朝前期王诗集流传范围之广、普及程度之高。世宗十七年(1434)，集贤殿大提学李孟畇上奏曰：“成均馆生员经学余暇，兼习《楚辞》《文选》、李杜韩柳欧王苏黄等历代诸家诗。”（《世宗实录》639）世宗二十六年(1444)，世宗大王三子安平大君李瑢主纂的古代韩国首部官撰唐宋综合诗选集《唐宋八家诗选》十卷本(以下简称《诗选》)问世，其中收录王诗 137 首，数量于八家中仅次于杜甫，位列第二。《诗选》不仅便利了儒生学习，还以官方之名进一步扩大了王诗的流布和影响。[④] 世宗二十七年(1445)，古代韩国首部官撰有注本王安石诗选集《半山精华》六卷本面世，收录王诗 517 首，占王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反映了王诗全貌。其底本是元大德五年(1301)李壁注、刘辰翁批点的《王荆文公诗笺注》(简称元大德本)，分类清晰、体系完整，《风骚轨范》的分类方式深受《半山精华》影响，是王诗在韩国古代经典化的重要成果，将王诗在古代韩国的流布和接受推至高潮。成宗十六年(1485)，《风骚轨范》刊行无注本；中宗前期、明宗年间刊印甲辰字有注本；中宗三十一年(1536) 刊行甲寅字有注本。[⑤] 1984 年秋，王水照在日本名古屋

① 参见徐居正：“东人诗话”，《东文选》。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0 年，第 114 页。

② 古代朝鲜的纪年与中国的纪年方法不同，正好差一年。可参见《朝鲜王朝实录》网站：<https://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do>。

③ 参见黄渭周：“关于韩国编纂的中国诗选集的研究”，《中国诗歌研究》6(2004)：235。

④ 参见陈思宇：“韩国古代首部《唐宋八家诗选》诗学思想研究——以《唐宋八家诗选》的序跋记文为主”，《东疆学刊》1(2024)：109-115。

⑤ 参见魯耀翰：『朝鮮前期官撰註解書의文獻學的研究』，高麗大學校박사학위논문，2019，295。

市蓬左文库发现了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宋元合刻本，[①] 曾对明朝王安石诗选集的编撰产生重大影响。《诗选》与《半山精华》关联甚密，二书几乎同时编纂且编撰人员几近相同，底本皆是元大德本，收录时皆偏重王安石的七言绝句。

朝鲜朝中期，韩国古代的王安石诗歌接受转入沉潜期。因癸酉靖难，《诗选》《半山精华》等李瑢参与或亲自编撰的王诗相关文献不能广泛传播，但收录王诗的《诗人玉屑》《瀛奎律髓》《风骚轨范》等诗文集仍在流行。此一时期，模仿王安石的诗歌数量仍然可观，且认识与接受更趋客观理性，甚至在更深层次上触及了王安石的诗学思想，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并加以佐证。与此同时，王安石诗歌相关的各类选本不断刊刻重印，极大地推动了王安石诗歌的传播。如柳良、崔荣刊刻的《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包括归入日本内阁文库的明宗二十二年(1567)本、宣祖二年(1569)兴阳县刊本、宣祖九年(1576)以前刊本、肃宗二年(1676)刊本以及朝鲜肃宗、正祖、纯祖年间戊申字、甲寅字、丁酉字等多种刊本，皆有收录王诗。[②]《清芬室书目》载中宗朝有《瀛奎律髓》的刊印本，[③] 后又有活字印刷本。肃宗朝时金锡胄编《俪文抄》二卷本，柳近编《俪文注释》十卷本，均录有王安石之作。[④]

朝鲜朝后期，韩国古代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迎来中兴之势，其主要原因是实学派文人在内忧外患下试图通过大力倡导王安石改革精神以救国，王安石相关文学材料数量激增。仿作、再创作的诗歌数量仅次于朝鲜朝前期，迎来理性客观认知与接受的新高峰，接受的焦点从创作实践转入诗学思想。丁若镛“营下判官于上营宜恪恭尽礼不可忽也”“爱民六条”皆引《王荆公集》典故，申维翰、朴珪寿等诗作均表明此时《王荆公集》仍广为流传。正祖年间刊印的诗文集《弘斋全书》收录宋朝17位诗人的27647首诗歌，其中王安石诗歌1662首，仍居上位，[⑤] 官方重视王诗的态度一以贯之。从王安石诗歌在古代韩国的流播路径来看，王诗在朝鲜半岛范围内持续的深入传播恰是官方大力促成的结果。

二、古代韩国接受王安石诗歌的特点

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时，处于接受

① 该本回流中国，参见王安石：《王荆文公诗笺注》，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② 参见巩本栋：“略论《古文真宝》的东传”，《域外汉籍研究集刊》1(2021)：373-374。

③ 参见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812-4813页。

④ 参见巩本栋：“略论朝鲜时代的宋人诗文选本”，《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3(2005)：253。

⑤ 参见李祘：“弘斋全书卷九”，《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6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151页。

方的文化对传播方的文化会有一个吸收、选择、过滤的再创造过程。王安石诗歌从中国传入古代韩国，由于双方文化存有差异，古代韩国必然按照自身的文化模式，选择、删改、创新王诗以符合自身需要。

（一）从仿作到再创作：从慕仿到效仿再到创变

文学传统常常是在抵触与融合、守旧与革新的矛盾对立中渐趋形成，古代韩国的王诗接受亦是如此。据笔者统计，高丽朝至朝鲜朝时期的王安石相关文学材料中，肯定王安石文学成就的材料有35条，数量最少；品评王诗及诗学思想的有54条；仿王诗并再创作的有180条，数量最多。与高丽朝后期不同，朝鲜朝仿王诗并再创作的数量均高于另两类，即模仿并再创作成为韩国古代文人接受王安石诗歌的一种潮流风尚。肯定王的文学成就和品评王诗及诗学思想这两类材料在朝鲜朝后期数量最多，整体呈上升趋势；仿王诗并再创作则在前期最多，呈“激增—减少—缓增”的三段式变化。其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因为集贤殿学士奏议科举诗赋细节，世宗召集群臣编撰王诗选集，提供了官方统一教材；二是从“汉吏科”初试初场即考诗、“文科”预备试以诗赋试进士等政策，足见科举高度重视并大力培养儒生汉诗文创作的技艺和水平；三是王诗承袭了杜诗精粹，李瑢“半山精华序”评王诗“体子美用太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书院 373）便是佐证，且王诗比杜诗更易模仿。

剔除仿王诗并再创作中的散文和注解材料，余下的132条文学材料和173首诗歌暗含了古代韩国文人仿作及再创作的两条主要发展脉络。一是从引用诗句到化用诗语。引用王诗以集句体为主，林惟正开创集句体引用王诗的先河。朝鲜朝前中期既有直引王诗的集句体，如李光胤一人便有七首，李健“秋夜集句书怀”其一引“夜直”第二句等，更有对集句体的阐述，如南秀文“林祭酒百家衣跋”与金堉“作篱”皆认为集句体始于王、盛于王。朝鲜朝前期化用王诗语再创作的诗歌数量最多，有集句体和古今体诗。化用一处王诗语的数量最多，杂糅两处或两处以上的材料有崔演诗等。化用不似引用照搬照抄，而是据诗意诗境自主改动，力求浑然一体，如金安老“用湖叟韵五首”其一化用“云山诗送正之”的颈联，巧妙融合，衬托诗境，毫不突兀。

第二条发展脉络是从仿某诗到以王安石相关典故入诗、王诗的再阐释和意境搭建，突破了具象认知层次，进入抽象认知阶段。这要求古代韩国文人对王诗了如指掌，更要求他们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在王诗中寻觅生命的震颤和灵魂的共鸣。具体而言，古代韩国文人仿王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效仿某一王诗并于诗题或诗中点明所仿之诗，如李婷仿“效王荆公人名诗”、柳赫然“雨后望野效半山体”等；另一种是仿作中的次韵之作，高丽朝中后期最少，朝鲜朝中期最多，朝鲜朝始终存续着次韵王诗的风尚。次韵

之作中古近体皆备，以近体为主。朝鲜朝文人更重视诗歌格律，创作时努力遵循近体诗的规范。次韵的近体诗中尤以律诗为主，律诗在字句、押韵、平仄、对仗等方面较绝句更为严格。除次韵“彼狂”之诗，其他次韵之作皆押偶韵，且超过三分之二的次韵之作是首句起韵。将这些次韵诗按诗韵分类，次韵最多的恰是用险韵、窄韵的王诗。次韵频率最高的是“金陵怀古四首”，其次是“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平山堂”等，而后是“谢安墩二首”“夜直”等。古代韩国文人并未止步于简单仿作，而是较多使用窄韵和险韵，创作难度系数较高的次韵诗。次韵王诗是古代韩国文人仿王诗作向再创作的过渡阶段，它完全依照原诗的韵字和用韵次序和诗，是较高层次的仿作。同时古代韩国文人又赋予了次韵诗崭新的诗意诗境，为日后再创作王诗奠定了基础。仿作之诗多使用王诗典故，从高丽朝后期至朝鲜朝后期不断递增。李时省“九日对菊有感”用王安石、欧阳修“菊落之辩”之典，黄玹“端阳又会半山斋”等用地点典故。另常依儒家伦常再翻案王安石的翻案诗，尤以翻案历史人物为主。再翻案“明妃曲二首”的诗有李森焕“昭君怨并小序”等九首、金安国“子贡”翻案“子贡”等。仿王诗意境之作诗风平易清淡，与王安石晚年隐居钟山之作颇为相似，多描摹山水自然以期纾解压抑苦痛，契合了古代韩民族的审美情结。

从引用诗句到化用诗语，从仿某诗到用典、翻案、仿意境，古代韩国文人完成了从生搬硬套到得心应手的灵活过渡，在表层认知与深化认知中、在单纯模仿与诗艺娴熟中渐趋融合。他们的仿作意识与再创作意识相伴而生，引用诗句是仿作的萌芽状态，或显狭隘，却是再创作的基石，促进了古代韩国文人的再创作。

（二）始于政治视阈，融于文学视阈：理性认知与接受

与聚焦杜甫诗、苏轼诗文本的接受不同，古代韩国文人接受王安石诗歌起源于政治视阈的审视，所以他们常将王安石其人、其文与其变法相联系，使其“人品”“文品”之争不断，延亘至朝鲜朝后期。高丽朝末期郑枢“韩山君见和复次韵”（其四）直言王安石放逐忠良等。朝鲜朝前期卞季良则言：“观其文章政事与其用心[……]恐未可专以小人目之也”（349），提出将“文品”和“人品”结合以评价王安石。徐居正、金安老等于诗文中称誉其文章才情，又十分喟叹其为改革所累招致乱国的骂名。中期洪世泰等对王安石更是怀有惋惜之情。朝鲜朝后期文人延续了卞季良的观点，理性反思“文品”“人品”之争，《弘斋全书》指摘其行事用心如其诗“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一般“欲巧反拙”（李祘 180）等。

古代韩国文人从政治视角接受王安石时，逐渐在阅读王诗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王诗的艺术张力，开始品评与探讨王诗的艺术性，这与政治视阈接受王安石是伴生的，持续到朝鲜朝后期。高丽朝中后期多是个人以诗品评

王诗，多将其与诗坛巨匠并举，以褒为主，虽有流于表面之嫌，却是理性发掘王诗美学特质的开端，标志着朝鲜朝文人理性接受王诗的深入。郑枢“韩山君寄诗讥行成之语用其韵以答”以李白诗反衬王诗，肯定王诗的艺术性。李穡“即事”（其一）在古代韩国“崇杜”传统下并举王杜，是最高赞誉，“纪事”（其三）力图跳出“人品”“文品”的藩篱，另辟蹊径，既赞其节义，又歌其文章。另有著名诗人李齐贤用“妙绝”二字品评王诗。

朝鲜朝前期王诗被划入科举考试范畴，引发了接受王诗的热潮。李瑢主撰的《诗选》《半山精华》折射出王室贵族对王诗的偏好。首先，李瑢对王诗的认知拉开了古代韩国文人理性认知与接受王诗的序幕。李瑢“八家诗选序”评王诗“用意高妙而操律精严”（李瑢等 序）[①]，“半山精华序”评其“清淡而华妙，高雅而从容”（李瑢 373），洪彦弼评其深远微妙、自得奇趣[②]等。其次，性理学视阈下儒家诗教观与伦常相结合。“半山精华序”认为“志”决定诗之工拙，大历以来仅王诗有“言志之功”（同上）。尹根寿认为李壁爱护王安石而注解其诗集，可见二人皆是谄媚小人[③]；崔演“题王昭君图”以昭君自咎“自是妾身多薄命，一生无分对龙颜”（182）归结其悲剧原因等，皆是儒家诗教观与忠君报国思想的表现。至朝鲜朝后期，其文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儒家诗教和伦常评王诗的传统，李章赞“书劝儿读书诗后”指出王安石的劝学诗并非以“德行”劝学[④]，徐孝源“云塘诗稿跋”认为王诗有愧于“兴观群怨”的教化目的[⑤]等。

朝鲜朝中后期文人对于王诗的评价更趋理性客观，他们立足文艺理论视阈批判王诗，涉及王安石的诗学思想以及选诗原则、评诗标准、诗歌结构等，更严密论证自己的观点。朝鲜朝中期文人仍赞赏王诗艺术性，申钦评“夜直”“精绝无比”（339）、任守干评“明妃曲二首”可与“顾陆”比肩[⑥]等；更出现了理性批判的声音，如金昌协“外篇”指出王诗过于“精切”（375）等。朝鲜朝后期理性批判王诗的材料数量增至中期的三倍，俞彦镐以“巉刻之旨”（16）、李种徽以“巉刻幽峭”（297）等话语归纳王诗的艺术风格，金龟柱

① 因《唐宋八家诗选》尚未出版，本文以影印版为参照资料，故无页码，遂以序和卷数标记。下同。

② 洪彦弼：“读荆公诗二首其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88年，第231页。

③ 尹根寿：“漫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47》。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第371页。

④ 李章赞：“书劝儿读书诗后”，《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21》。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1年，第490页。

⑤ 徐孝源：“云塘诗稿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44》。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2年，第120页。

⑥ 任守干：“赵子昂明妃出塞图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80》。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96年，第303页。

评其梅花诗“伤巧”(89)等。朝鲜朝中期文人申靖夏“评诗文”等反对王安石诋毁李白诗多淫辞，寓示了古代韩国文人既能客观中立地品评王诗，又能引大家之语旁证自己的观点[①]。金锡胄“唐百家诗删序”认为王安石未领悟选诗要诀，暗示了此时文人已有自己的选诗标准[②]。朴世采《随笔录》大胆质疑朱熹，反驳其王安石“小人阴暗”的观点，逻辑上攻讦“文如其人”的结论(126)。后期曹兢燮以“诗如其人”评“放言五首”(其三)“量实褊狭”(550)，该诗其实乃白居易作。金棨“戊己琐录”指出谬误始于徐居正[③]，朴趾源等皆有纠正，但错误仍存在[④]。将白诗误作王诗，品评白诗却误以为窥见王安石其人，已在逻辑上反证了“诗如其人”之谬。另，成海应认为王诗的构思和布局“资其意匠”(269)。南公辙“诗童子问”、洪良浩“读韩子”等言及王诗与《诗经》关联，借王安石论述《诗经》周颂、鲁颂艺术性之言佐证自己的观点[⑤]等。柳道源“南郊飞雪”化用王安石评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一)中“玉楼”“银海”之典[⑥]。古代韩国文人既对王安石诗学思想了若指掌，更努力习得其严密的诗学逻辑和敏锐的诗学嗅觉。

古代韩国对王安石的接受始于政治视阈的理性批评，在“人品”“文品”之争的拉锯中逐渐意识到王诗的张力和美感，其晚年的“半山体”尤为显著。

(三)契合韩民族美学情感

古代韩国着重接受以平淡凄凉为主基调的王安石诗歌，这类诗以王安石后期绝句“半山体”尤为显著，高度契合了古代韩民族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显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一是表现隐逸之思或闲适之情的古代韩国诗歌偏好平易恬淡的诗风，与李瑢“八家诗选序”中“求诗贵乎平易，不要崎岖苟合”(李瑢等 1444)的观点和“半山精华序”中的“天趣说”相吻合。李瑢酷爱王诗，一是王诗“祖渊明而宗灵运”(373)，完美承袭并融会贯通了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思与诗风。二是“属对精，用韵功”(同上)正是王安石晚年诗作“半山体”的艺术属性和价值，诗中时常笼罩着淡淡的哀伤之情。朝鲜朝以儒治国，平易之诗

---

① 申靖夏：“评诗文”，《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97》。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第477-478页。

② 金锡胄：“唐百家诗删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45》。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第244页。

③ 金棨：“戊己琐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50》。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年，第612页。

④ 朴趾源：“鹄汀笔谈”，《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268页。

⑤ 南公辙：“诗童子问”，《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7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402-404页；洪良浩：“读韩子”，《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4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278页。

⑥ 柳道源：“南郊飞雪”，《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31》。首尔：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327页。

体现了儒家美学概念“中和”的部分审美特征。“中和”强调情感的适度和节制，发挥着表达和宣泄的作用。然而，朝鲜朝文人往往为情驱使，多描摹隐居乡间或山中所见所闻所感以防止情感的失控和泛滥，并努力达成人格精神的中和。“若使百年长此夜，世间何物累灵台”（洪葳 18），“何时谢簪绂，归卧旧林坰”（金堉 26），“更许林僧同保伍，石庄余约在金沙”（高圣谦 44）等，皆是明证。

二是古代韩国文人的仿王安石之作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美学情结，尤以“恨”最为显著。“恨”是多种情感因子长期集聚、郁结、凝固的结果，是内向化和自我指向性的压抑。“梅花”的悲凄之调、“泊船瓜洲”的淡淡忧伤都切合“恨”。韩国古代文人仿“梅花”之作，如成汝学“新正寄竹西”、沈攸“缾梅”等，抒发老来多病、贫寒潦倒、人生坎坷的苦闷压抑之情；仿“泊船瓜洲”之作，如金光炫“春日书怀”书写老来多病、思归不得，李安讷“次斗峰绝句韵”痛陈倭寇侵略带来民族苦难等。从情感基调来看，王安石作于 1069 年变法之初的“元日”与古代韩国文人仿“元日”之作虽泾渭分明，却仍有相通之处。“元日”以新年万象更新之景寓意变法革新的振奋之情，而古代韩国文人的仿作虽多写节日之象，却始终笼罩着凄凉之情、压抑之感。这些诗中“恨”的成因复杂多样，有的是久卧病榻、贫病交加、蹉跎岁月，如张维“挽诗”、赵复阳“次青湖寄赠韵”等；有的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愧对君王和百姓，如宋畴锡“立春”、金棨“雨夜有感”等；有的是茕茕无依、倍思亲友，如许篈“望京楼”、李胤永“赋冰灯次石鼎联句诗韵”等；有的虽只着重呈现诗人内心的情感纠葛，并未交代缘由，但恰恰表明这种凄凉之感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诗中的压抑苦闷只增不减，将读者拉入情绪世界，如李敏求“郑生家看梅”其一、崔润昌“和严叔一韵”等。“恨”正是在特定文化传统、时代审美心理和个人经历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反映了朝鲜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及其共有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经典王安石诗歌在古代韩国的民族化生成

王安石诗歌之所以能够在古代韩国完成经典化，不仅是因为其接受群体突破了时空局限，实现了从宫廷至民间、从古至今的全方位、宽领域的拓展，更是因为对王诗的接受与创新在古代韩国居主流地位的汉文诗歌中占有一席之地，沉潜于其本土的国文诗歌之中并提供不朽活力，展现了王诗历久弥新的艺术生命力。

（一）从士大夫至中人阶层：接受群体的扩大与绵延流长

“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马克思 10），王安石诗歌能从中国传入古代韩国，在流播与接受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沉

潜于韩国民族文学的血脉之中，与伴随王诗流布而生的具有艺术鉴赏力的读者群体息息相关。文学作品完成之后，在没有和读者发生关系之前，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作品。从宫廷到两班到中人再到平民，王诗接受群体日渐庞大，他们立足本民族的接受屏幕对王诗研习玩味、仿作创新，为王诗的艺术生命力贡献了力量。

高丽朝中后期王诗已登陆古代韩国，但接受群体十分有限，王诗被束之高阁，只有王室贵族和官僚文人才有机会阅读。朝鲜朝前期王安石诗集业已传入，《诗选》《半山精华》《风骚轨范》均已诞生。王诗被纳入科举考试范畴，其接受群体迅速扩大，从之前的宫廷王室、官僚文人扩至所有备考科举的儒生，包括平民知识分子。王诗流播范围之广、普及程度之深前所未见。李瑢“半山精华序”坦言：“观是集已七八年”(374)，《私淑斋集附录》提及成宗时期刊印了《王荆公集》，崔淑精、李荇等人的相关诗歌皆表明在王室贵族、官僚文人中掀起了“王诗热”。[①] 尹根寿直呼收藏王诗集则人生无憾[②]，文敬仝“手中常把半山诗”(417)，洪彦弼自称八九岁时便阅读王诗，这些情况表明官僚文人品读王诗已成风尚。可见，高丽朝末期形成的宫廷垄断王诗的局面已被打破，在某些官僚家族中王诗甚至成为启蒙读物。朝鲜朝中期受政治影响，《诗选》《半山精华》等传播受限，但收录王诗的各类典籍仍被官方频繁刊印并持续流播，《王荆公集》等王安石诗选集仍在官僚文人中广为流传。李瑞雨言及金秋伯九岁时作“青冢赋”翻案“明妃曲二首”，[③] 王诗甚至成为官僚文人的家学内容，对子女教育影响深远。朝鲜朝后期与王诗相关的诗集仍在流布。正祖时《弘斋全书》于所录17位宋朝文人中将王诗位列上首，以官方之名高度肯定了王安石的诗坛地位。申维翰“书义序诗义序”题注有“王介甫文集”字样(535)；赵龟命表明自己不喜王诗但“举世皆诵”(200)，足见“王诗热”势不可挡。对王诗的接受跨越了宫廷与民间的鸿沟，王诗在平民文人中广为流传并被深入接受，诸如“暗香”“绿”“屠苏”等见于“梅花”“泊船瓜洲”“元日”中的意象，在歌辞、时调等古代韩国的国文诗歌中实现了童谣化、俗谣化、日常化。

(二)汉文诗歌和国文诗歌对王安石诗歌的双脉络吸纳

古代韩国诗歌发展有汉文诗歌和国语诗歌两条脉络，其中汉文诗歌占

---

① 参见崔淑精：“秋夜读王荆公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3》。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88年，第18页；李荇：“书王荆公诗集赠子真二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88年，第344页。

② 尹根寿：“敛就堂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47》。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89年，第256页。

③ 李瑞雨：“司谏院司谏金公墓碣铭并叙”，《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41》。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7年，第 315 页。

据主导地位，在人才选拔、使臣外交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仿作和再创作在汉文诗歌中举足轻重。朝鲜朝文人于诗作中至少引用或化用了92首不同的王安石诗歌，古代韩国文人引用或化用王诗语和王诗句之作至少有248首，其中引用“梅花”诗语“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暗香来”之作至少百余首，仅引用“元日”诗语“爆竹声”描写除夕夜的诗便有32首，引用“泊船瓜洲”中的“绿”字写春之作更是数量繁多。徐居正有梅花诗81首，李滉千余首梅花帖中有152首含“梅”字，丁若镛梅花诗31首，皆可见“梅花”的影响。另朝鲜朝至少有梅花图134幅、关联题画诗239首。[①] 其中“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与微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其一）被引用或化用的频率最高，而后是“夜直”“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其一），再次是“示公佐”“和王乐道烘虱”“偶书”“招吕望之使君”等。如前所述，朝鲜朝诗人常于诗作中使用王安石相关典故，朝鲜朝文人和韵王诗之作便有73首，对王诗的翻案集中于“明妃曲二首”。

朝鲜朝中后期王诗的接受群体更是囊括了下层知识分子与平民，他们将王诗吸纳进时调等国语诗歌的创作中，为国语文学注入新鲜血液。15至17世纪，多首国语诗歌明显引用王安石诗词文，如丁克仁“赏春曲”中的“數間茅屋을碧溪水앒희두고”，“数间茅屋”[②]出自王安石词“菩萨蛮・数间茅屋闲临水”；李珥“自警别曲”中的“積於中者 發於外라”出自散文“祭欧阳文忠公文”中“其积于中者[……]其发于外者[……]”；郑勋“龙湫游咏歌”中的“暮往(모왕)朝來(조래)예 슬믠줄이 젼혜 업서”出自七律“胡笳十八拍十八首”其八的颔联；曹友仁“自悼词”中的“長門(댱문) 咫尺(지쳑)이 얼마나 가렷관”出自古体诗“明妃曲二首”其一末句等。此外，高丽朝后期李穡效仿王安石“梅花”所作汉诗“咏梅”中，“闻说梅花已半开，有谁能送一枝来”一句被收录入《青丘永言》，后由朝鲜朝后期中人阶层时调化，在民间日渐流传开来：

백설의 잦아진 곬에 구름이 머흐레라
반가운 매화는 어닉 곳딕 피였는고
석양에 홀로 서서 갈 곳 몰라 하노라[③]（许辉勋 19-20）

该时调第二句与第三句使用了设问的修辞手法，第二句发出疑问，令“我”愉悦的梅花现于何处开放，第三句通过描绘在墙角独开却不知去往何

① 此处统计的朝鲜朝梅花诗、梅花帖、梅花图及其关联题画诗的数据来源，参见秦弘燮编著、韩国一志社2007年出版的《韩国美术史资料集成》第1册、第2册、第4册、第6册、第8册。

② 文中涉及韩国国语诗歌的翻译均为笔者自译。

③ “自咏三首”其二原诗：“臘雪犹堆岸，[……]梅月又黄昏。[……]白首卧荒村。”

处的梅花形象，解答了前一句的疑问，而墙角独开的梅花形象正是接受了王安石“梅花”的影响。另外，朝鲜朝中后期的中人阶层文人如金圣器、崔冲以及海东歌谣诗人群等，皆曾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与梅花相关的国语诗歌。

백설의 만건곤하니 천산이 옥이로다
매화는 반개하고 죽엽이 푸르렀다
아희야 잔 가득 부어라 춘흥 계워 하노라[①](许辉勋 74)

옥분에 심은 매화 한가지 꺾어내니
꽃도 좋거니와 암향이 더욱 좋다
두어라 꺾은 꽃이니 바릴줄이 있이랴[②](58)

崔冲时调之诗意是“银装素裹中青山如玉，梅花凌寒独自开放”，金圣器时调塑造了一枝生长于玉盆中、盛开时散发阵阵幽香的梅花，足见其接受了王安石“梅花”一诗的影响。朝鲜朝中后期文人除了将王安石“梅花”化入时调之中，亦将“泊船瓜洲”“元日”引入时调创作。如朝鲜朝后期闾巷诗人马圣麟的短歌“除夕”第一句“모두가 불 밝히고 새해를 맞는데”（转引自金问基，金明淑 111），其诗意是“千门万户点燃灯火迎接新年”，这与“元日”第一句用火点燃爆竹迎接新年存在相通之处。另《短歌解・长短诗集十五首》的第三首“東風이 건듯 부러積雪을 다 노기니，四面青山이 네 얼골 나노매라”（119），其诗意是“东风吹绿山更碧”，这便是“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影响的表现。王安石诸体对古代韩国文人创作本民族诗歌皆产生了深远影响，足见其人、其诗的旺盛生命力。

（三）知名王安石诗歌的主题与艺术在古代韩国的经典化

古代韩国对王安石绝句的接受尤以王安石晚年形成的丰神远韵的“半山体”为主，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用词、造句、炼字等着意锤炼、煞费苦心，格律细密，音节和婉，意境优美，感情细腻，摧刚为柔，寓悲壮于闲淡之中。“半山体”代表作有“北山”“北陂杏花”“书湖阴先生壁”“出郊”等。而“梅花”“泊船瓜洲”“元日”不仅在古代韩国声名远播，为汉文诗歌和国文诗歌的发展皆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在当今韩国广为流传，可谓经典绝句。

《半山精华》（卷之二）收录了“梅花・墙角数枝梅”，《诗选》《半山精华》的梅花诗各占收录咏花诗总数的三分之一，梅花诗是咏花诗的主要类别，且古代韩国文人对梅花情有独钟。从高丽朝至朝鲜朝直引“梅花”诗语之诗不断增长，以朝鲜朝中期最多。这些诗描摹梅花的外形、香气、开放姿

① 译为汉语：“白雪覆天地，青山似美玉。梅花已半开，竹叶翠青青。呼儿斟满酒，春兴满胸襟。”
② 译为汉语：“玉盆之中，折取梅花一枝。花开艳艳、暗香袭袭。静置折枝，何必抛却。”

态，赞扬梅花的生命力和品格，寄寓诗人志向，与王诗相通。古代韩国文人引用“泊船瓜洲”中的“绿”描写春景之诗数不胜数，直引“又绿”“自绿”之作更是不胜枚举。部分诗歌以草绿写春，抒发思乡思归之情，与王诗相通，如“东风又绿三边草”（许篈 90）等。朝鲜朝有 143 首直引化用“元日”诗语之作，直引化用诗语“桃符”之作高达 107 首，引“爆竹声”“屠苏”“曈曈日”等数量较多，部分诗兼引“元日”多处诗语。

“梅花”诗传入古代韩国后，主题被经典化：一是抒发隐逸之思和闲适之情，营造幽静氛围；二是借梅抒发人生慨叹，基调凄苦；三是借梅为家中长辈祝寿，或表白对亲友、爱人和故乡的思念；四是朝鲜朝后期梅花诗新增了前所未有的主题，借咏梅悼念死者、怜惜梅花，以及抒发忠君爱国之情。古代韩国不再单纯歌咏梅花的品格，更多打上了诗人复杂情感的主观烙印。“泊船瓜洲”亦然：一是虽仍以“绿”描摹草木植物，却或如“细草无端春自绿”（李荇 380）等抒发人生感慨，或如“飞尽北鸿萍又绿”（李安讷 115）等彰显抵御外辱之心，或如“庭芜从自绿”（任相元 344）等表现闲适之情，或如“焦原草又绿”（李万敷 107）等体悟“道”“法”，或如“原草今番春又绿”（李忠翊 490）等抒发对亲友的思念和哀悼；二是以“绿”写池、潭颜色，或如“石潭只自绿”（金侒 167）等景色怡人，或如“太液晴波空自绿”（李瑞雨 54）等塑造凄清之境。对“元日”的引用或化用，在古代韩国以描摹新年气象和习俗的诗歌数量最多，其中借鉴原诗主题的虽居主导地位，或以“元日”诗语描绘立春景象，或兼写新年和立春，或描画日出景观，或叙写端午景象与习俗，但经典化的过程非常明显。

在艺术上，韩国古代文人的梅花诗首先不似“梅花”仅用反衬，常是多种艺术手法融合运用，却毫无斧凿痕迹，如吴瑗“盆梅”运用了对比、用典、移觉多种手法。其次，不似“梅花”仅有“梅”“雪”两种意象，更注重具象型符号式意象的列锦，构成约定俗成的意象群，指向观念象征和审美求解。如李睟光“咏梅”等将“梅”与“竹”“菊”“松”“莲”等君子意象组合，寄托诗人高洁操守[①]；又如韩汝愈“咏梅”等与“月”“毛笔”“酒”等意象叠加，营造幽静恬淡的氛围[②]。此外，古代韩国的部分梅花诗接受了“梅花”的影响，如洪仁谟“留别阁梅时将适全州”（573）等。韩国古代文人将“泊船瓜洲”本土化时，把“春风”变异为“东风”，仍用“绿”字，又与王维“送别”诗中的“王孙归不归”结合，少了政治意味，更添诗味，如金光炫（304）、柳宜健“东风又绿王孙草”（252）等。“元日”经典化的诗作存在意象变异，或是将“屠苏”变异为“柏酒”“椒酒”“菖叶酒”，将“柏酒”或“柏叶”与“椒颂”结合，

① 李睟光：“咏梅”，《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 66》。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91 年，第 27 页。

② 韩汝愈：“咏梅”，《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 44》。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 年，第 461 页。

取中国古代“椒花献颂，柏酒浮春”之意；或如“椒颂桃符忆旧春”（朴允默236）等将“椒颂”与“桃符”组合，意谓祭祀祈福、辞旧迎新，亦有多首“椒酒”与“桃符”组合之诗。

在审美上，古代韩国文人对王安石“梅花”“泊船瓜洲”“元日”等诗的经典化，本质上是一种人生体验的审美表达。这种审美表达在无功利中隐含功利，是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的结合。前述多种意象的组合或变异彰显了古代韩国文人对于王诗的理性接受，甚而通过对这些诗歌意象的品味而深切领悟王诗的审美价值。这些诗歌意象凝聚了古代韩国文人的审美情感，这种情感恰恰超越了个体的利害得失而具有群体普遍性，表现为平易恬淡的审美偏好和以“恨”为主的韩民族美学情结。然而，不论是对这些诗歌进行主题的经典化，抑或是对其进行艺术的经典化，皆是为了实现古代韩国文人的审美理想。其审美理想深受文化传统、社会语境和阶级身份的影响，具有鲜明的韩民族的美学特征。

结　语

对王安石的政治认识拉开了古代韩国接受王安石诗歌的序幕，而随着政治角度批判王安石的深入，古代韩国文人逐渐体悟到王安石诗歌的美学特质与艺术张力，开始大规模接受王诗。本文于国内外首次梳理并探究了王诗在古代韩国的传播途径与过程，总结了古代韩国接受王诗的三大特点，聚焦王诗在古代韩国的经典化历程与特征，归纳其内在的规律与机制。古代韩国接受王诗的过程为我国唐宋诗歌走向世界带来了启示。首先，官方推动力是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的重要动力。不论是王诗集的屡次刊印，还是王诗被划入古代韩国科举考试范畴并被列入官方教科书书目，皆是政府大力推毂的结果。至今，如《新编大学汉文》《大学教养汉文》等韩国初高中乃至大学的中文教科书中依旧收录王诗。其次，王安石诗歌语言的简单明了、易于学习和模仿直接推动了其在古代韩国的接受。王安石晚年诗风与陶渊明诗歌相似，自然恬淡便于学习。王诗习得杜甫诗歌之精髓却不似杜诗沉郁苦吟，又不似李白之诗不拘格律、灵活跳脱，更益于古代韩国文人模仿。由此可见，外来文学和文化只有融入民族文学之中，才能焕发出经久不衰的艺术张力和生命力。王安石诗歌在古代韩国的接受经历了模仿、创新、经典化的过程，最终沉潜于其民族文学的血脉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古代存有不少王安石相关诗文珍本，其中的李壁注《王荆文公诗》曾回流中国，对王安石的诗歌与诗集版本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古代韩国流播的王安石诗集版本中删削与注音等问题尚未得到学者关注，这亦是日后王安石研究的新领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卞季良：《春亭先生文集2》卷之四。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

[Byun, Ji-ryang. *Chunjeong-sensei Anthology (II)*. Vol. IV. Seoul: Kyungin Bunka-sha, 1999.]

陈澣：“月桂寺晚眺”，《梅湖先生文集》。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279。

[Chen, He. “The Evening View from Wolgye-sa.” *Mr. Mae-ho's Anthology*. Seoul: Gyeongin Bunka-sha, 1999. 279.]

赵龟命：“与金济卿书”，《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15》。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年。200。

[Cho, Gwi-myeong. “A Letter to Kim Je-hing.”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15*.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s, 1998. 200.]

崔演：“题王昭君图”，《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32》。首尔：景仁文化社，1989年。182。

[Choi, Yon. “Inscription on the Picture of Wang Zhaojun.”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32*. Seoul: Gyeongin Bunka-sha, 1989. 182.]

高圣谦：“和赠姜启宇”，《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30》。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1年。44。

[Gao, Shengqian. “A Response and Gift to Kang Qiyu.”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130*. Seoul: Korea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2011. 44.]

洪仁谟：“留别阁梅时将适全州”，《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03》。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0年。573。

[Hong, Inmu. “Farewell to Gakmei When He Goes to Jeonju.”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103*. Seoul: Korea Institute of Classical Translation, 2010. 573.]

洪葳：“雪夜偶吟”，《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25》。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4年。18。

[Hong, Wei. “Occasional Verses on a Snowy Night.”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125*.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s, 1994. 18.]

许辉勋编：《时调作品选》。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Hsu, Hui-hun, ed. *Selected Works of Toki* (shi diao zuo pin xuan). Beijing: N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0.]

许筠：《荷谷先生文集・诗钞补遗》。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

[Hyeo, Jang. *Supplement to Mr. Hogok's Anthology of Poetry*. Seoul: Gyeongin Bunka-sha, 1999.]

曹兢燮：“杂识”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350》。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5年。550。

[Jo, GuengSup. “Miscellany of Knowledge, Part II.”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350*. Seoul: Korea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2005. 550.]

金昌协：“外篇”，《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62》。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96年。375。

[Kim, Chang-Hyup. “Outer Chapter.”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162*. Seoul: Korea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1996. 375.]

金烋：“登翠虬亭”，《敬窝先生文集1》。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167。

[Kim, Hwang-ho. “Climbing to Chui Knights Pavilion.” *Mr. Kyung Woo's Anthology (I)*. Seoul: Kyung In Bunka Sha, 1999. 167.]

金光炫：“春日书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1》。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304。

[Kim, Kwang-hyeon. “Spring Day Reflections.”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1*.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 2006. 304.]

金问基、金明淑：《朝鲜朝诗歌汉译的形式和方法》。首尔：太学社，2005年。

[Kim, Man-ki and Kim Myung-sook, eds. *Form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oseon Dynasty Poetry*. Seoul: Imperial College of Supreme Learning, 2005.]

金龟柱：“赋梅”，《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98》。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0年。89。

[Kim, Guizhu. “Ode to the Plum.”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98*. Seoul: Korea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2010. 89.]

金堉:《潜谷先生遗稿1》卷之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2年。
[Kim, Yu. *Mr. Qiangu's Remaining Manuscripts (I)*. Vol. II. Seoul: Gyeong in Bunka-sha, 1992.]
李安讷:“次门峰绝句韵”,《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78》。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91年。115。
[Lee, An-ne. “Following the Rhyme of Ji-Mun-bong Quatrains.”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78*. Seoul: Korean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1991. 115.]
李忠翊:“哭闵可肃墓二首其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55》。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490。
[Lee, Chung-yi. “Crying for the Tomb of Min Kesu: Two Poems, No. 2.”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55*.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 2000. 490.]
李种徽:“明文奇赏后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47》。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297。
[Lee, Jong-hui. “Postscript to the ‘Marvelous Writings of Ming’.”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47*.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s, 2000. 297.]
李瑞雨:“燕京次正使韵”,《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41》。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年。54。
[Lee, Seo-yu. “Following the Rhyme of the Envoy to Yanjing.”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41*.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 2007. 54.]
李万敷:“感兴续篇并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79》。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96年。107。
[Lee, Wanshik. “Sequel to ‘Expressions of Sentiments’ with Preface.”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179*. Seoul: Korea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1996. 107.]
李榕:“半山精华序”,《韩国成均馆大学尊经阁藏汉籍珍本丛刊》第14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书院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371-375。
[Li, Rong. “Preface to *The Essence of Half-Mountain*” (ban shan jing hua xu). *Series of Rare Books of Chinese Texts in the Zunjingge Collection of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Korea.* 14th collection. Eds.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Bookstor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Kore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371-375.]
李瑢等编选:《唐宋八家诗选》。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古印刷博物馆收藏,1444年。
[Li, Rong, et al. eds. *Selected Poems of the Eight Poet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llection of the Cheongju Ancient Printing Museum, Chungcheongbuk-do, Korea, 1444.]
李祘:“弘斋全书卷百六十二”,《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67》。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1年。180。
[Li, Suan. “Hongjae Jeonsoo, Vol. 162.”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67*. Seoul: Korean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2001. 180.]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Marx, Karl.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ma ke si en ge si xuan ji).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文敬仝:“又赋近体重寄子文”,《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5年。417。
[Moon, Kyung-mong. “Another Fugue on Sending Ziwon a Near-Style Poem.”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1*. Seoul: Korea Institute of Classical Translation, 2005. 417.]
朴世采:“随笔录”,《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40》。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126。
[Park, Sechae. “Supilok.”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140*.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s, 1995. 126.]
朴允默:“元日”,《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9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2年。236。
[Park, Yun-mo. “Won-il.”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92*.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 2002. 236.]

任相元：“三月二十九日雨”,《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148》。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5年。344。

[Ren, Sang-won. “Rain on the 29th day of March.”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148*.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 1995. 344.]

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谢少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Said, Edward. *Said's Selected Works* (sa yi de zi xuan ji). Trans. Xie Shaobo.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9.]

《世宗实录》卷六十八,《朝鲜王朝实录3》。首尔：东国文化社，1955年。621-639。

[*Sejong Sillok*. Vol 68. Joseon Dynasty Sillok (3). Seoul: Higashikuni Bunkaisha, 1955. 621-639.]

申钦：“晴窗软谈”,《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72》。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1991年。339。

[Shin, Heum. “Gentle Conversations by a Sunny Window.”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72*. Seoul: Korean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1991. 339.]

申维翰：“书义序诗义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0》。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535。

[Shin, Wei-han. “Preface to the Meaning of a Book and Preface to the Meaning of a Poem.”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00*.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s, 1997. 535.]

成海应：“读书式”,《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79》。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1年。269。

[Song, Haeung. “On Reading Books.”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79*. Seoul: Korean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2001. 269.]

李荇：“有怀仲说二首其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0》。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380。

[Yi, Nyo. “One of the Two Poems in Memory of Jongseo.”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0*. Seoul: Gyeongin Bunsha, 1996. 380.]

柳宜健：“送李参奉彝卿还庄陵任所诗”,《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68》。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8年。252。

[Yoo, Yi-jian. “Poem on Seeing off Lee Canbong Yiqing to His Post at Jangneung.”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68*. Seoul: Korea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stitute, 2008. 252.]

俞彦镐：“愚轩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247》。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16。

[Yu, Eon-ho. “Record of the Fool’s Pavilion.” *Photocopied and Punctuated Korean Anthology Series 247*. Seoul: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thnic Cultures, 2000. 16.]